光華寮問題

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曾表示，中日關係正常，但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視的問題，目前比較突出的是光華寮和貿易不平衡兩個問題。

貿易不平衡，容易理解；光華寮的事，却非連續去追這宗新聞的人所不易明白。光華寮，是多年前台北「駐日代表團」購置的一間作學生宿舍用的物業，一九七二年中日建交後，被有有關方面接收，台北方面，向日本司法機關提出訴訟，京都地方法院判歸台方所有，又經大阪高等法院維持原判。北京方面提出警告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就曾說：「光華寮問題，實質是日方違反中日間有關協議和國際法準則，以司法裁判形式，公開製造『兩個中國』和『一中一台』，損害中國權益，不利於兩國友好。」發言人最近又說：「如果在光華寮問題上，日本司法機關不顧中國方面一再提出意見，仍然一意孤行，中國方面將作出具體反應……」

香港一家報紙的社評認爲：「區區產權訴訟案，大可任由日本的民間團體循法律途徑去尋求解決，勝訴與否無足輕重。但北京有關當局却要把事件提升到外交政策層次來處理；這可能由於一部分決策人士對日本的政制和法治缺乏了解。」社評接着指出日本是三權分立的民主國家，司法獨立，首相不能干涉法院工作，司法人員也不考慮「外交政策」。

北京方面眞不了解？茗翁不相信。看來，北京當局不相信眞有三權分立，認爲這是「資產階級假民主」就眞。

又拋書包

有些笑話，是用來諷刺某一種人的，假定說，在一個場合下，某人頻頻地書包，引經據典，令其他聽者甚表反感，則不妨以下列一則笑話奉之。

話說以往某時某地，一頭猴子與一頭烏龜結交成莫逆。

雖然合得來，但兩頭畜生，在生活形式上，却有很大分別。

猴子可以爬樹過枝，上上下下，眼界實在很廣；但烏龜則伏在地下，逐步逐步爬，眼界自然很有限。

有天烏龜向猴子曰：「試帶我到高處一開眼界，如何？」猴子苦思須臾，終於令龜喉十分難受，急吐出其尾而認爲頂不住。

猴再埋首思量過一陣，對龜曰：「汝如不嫌吾陽具有尿腥味，試含吾陽，則不致有毛茸茸頂喉感覺矣。」

龜急於求開眼界，雖感蝕底一些，終亦肯如此做法。於是猴龜一起升樹頂，烏龜眼界頓然一闊，不禁歡曰：「天下之大也，無奇不有哉！」猴子見其狀而責之曰：「有得你含就好地含，何必又拋書包！」

太平小記 三鳳

「文食」多又外以文雜

「香港作家雜文選」中，遺珠的作家多，例如寫得好的本版簡而清，簡兄並下題材廣泛，由于淵博，這裏特別提到他，祇爲他是雜文專欄極多的一位而已！別的同文的雜文我亦看，言量不及簡兄了。近年香港，雜文之外多的是「食文」，作者被稱爲食評家，其實，多數是介紹飲食，可當眞正「食評」兩字之作極鮮；也有些不算介紹，一味宣傳而已！豪華的「唯靈食經」最近問世，簡而清與我都有稿，我談江南之笋，該刊以介紹飲食爲主，報紙無飲食版市上無飲食誌的年頭，我是特殺校對先生的讀者，他談飲食寫得出色。談吃文集富文學味的，台灣有唐魯孫的「中國吃」，與梁實秋的「雅舍談吃」，作者俱北京人，所談以舊日北京的爲主，唐魯孫還用地道北京話來寫。北京飲食目有其可取處。舊日北京的菜館多煙台帮與濟南帮，俱魯菜，魯菜師傅到了上海與香港，所製稱京菜了。當年北京，魯菜之外是豫菜，所謂「北京鴨」本來自東京，北宋開封即重烤鴨，孟元老等的筆記中已提到。

我出世于上海，上海曾是清末到解放前夕的食都，管見以爲今稱京菜者學問不如粵菜。江浙菜中江蘇以揚州爲代表，在浙江是杭州。文化高的又有川菜與湘菜。最無學問的是滬菜，解放前在上海地位亦低呢！

醒目

八面玲瓏 薛后

關德興招生

街頭上，看見一張「街招」，當中大書「關德興招生」，左右有聯，聯曰：「先承龍蛇虎豹鶴；後啓獅象馬猴熊」。附一標語：正牌「黃飛鴻」武俠電影王牌巨星親授。授的什麼呢？「十形拳全套連拆式」，正是聯上各種。

黃師傅在北角英皇道設有醫局，醫跌打刀傷，也賣「班中」跌打酒。過去「班中」人薄有名堂的，都會設此副業，退休後，副業也就變成正業了；關師傅有此副業已多年，間中也收徒弟，但公開設帳授徒，看來這是第一次。

這是他和梁挺師傅合辦的武術班。收費很廉宜，「十形拳」全個套，「十路學齊，不過收四十文。關師傅名重藝壇，得他埋身「親授」，點番兩度，無論功夫學成點樣，今還有電視台的人想度他拍電視片集，眞當「老行」。

關師傅的武術師承蔡李佛，以「硬橋硬馬」見著。他的老對手是石堅，打咗幾十年，仍然有扠口；在一個頒獎會上，關師傅笑說石堅總敗在他手下老不服貼，其實最不服貼的是關師傅本人。

以前拍戲，交手時，總是二打六還就大老倌，但石堅叔埋架從來不會留手，兩雄相遇，領哪的總是關師傅！

伯喈寫碑似嫌遲

翁方綱云「光武之玄孫」之一名「平」，平之子名「彪」，當在孝和、孝安之世。（按：光武在位三三年、明帝水平十八年、章帝十三年、永和帝十七年、中隔殤帝一年至和帝十九年。光武在位久、逝世至和帝元年差三十二年。而和安二帝共卅六年，熊碑爲去思碑非墓碑，或其去酸棗令時不過三至四十歲。然則經五代之傳，少亦須六十至七十年。蔡中郎拜官在建寧（靈帝）年，極盛在董卓至曹操時，曹曦文姬在中郎放還後，如書碑，應是中郎極少年時。然亦不可能。除非碑立於劉熊死後甚久，此可疑也。昨妄斷蔡父女，甚悔。

語，出自劉熊碑本文，而不應相信南宋前半時的洪适在「隸釋」中的臆斷。世間決無作碑文者，將本爲曾孫誤爲玄孫的怪事。他推算自光武帝至劉熊爲五代。（按：吾國之五代計算，光武與熊各自計一代，即高祖至玄孫，中隔三代——子、孫、曾孫。）五代即禮所規定之服喪的「五服」，過此即曰「出五服」。碑文云，（熊）廣陵（思王名荊）之孫。廣陵思王爲光武帝孫，於永平十年自殺，隔四年後繼封其子「元壽」及壽之弟三人爲鄉侯，三弟「鄉侯」爵不高，但仍用其所居地名之，則非郎望，而爲